

《红楼梦》里的小红,算是大观园版杜拉拉。作为怡红院里干杂活的小丫鬟,起初她想凭借着三分容貌,引起贾宝玉的注意,晋升为能够端茶倒水的大丫鬟。

但风水宝地总是会被严防死守,她刚有进展,就引起晴雯等人的全面阻击。好在小红及时调整赛道,获得王熙凤的赏识,成了她的得力助手。

要不怎么说曹公超越了时代,在那个时代里,像小红这样野心勃勃的女孩子是不受待见的,宝钗就说她是“眼空心大”,这代表了当时主流印象。曹



扫一扫,关注“夜光杯”



居所附近一片空地,有十余亩的样子。许多年前,被开发商圈起,准备建盖商业中心以及青年公寓。前几年,终于动工,无数渣土车浩浩荡荡往城外搬运土方,大约向下挖去两层楼的高度。不知何故,又忽然停了工。

传说是公司破了产。这地一直荒下来,陆陆续续被周边小区勤快的人们开垦起来,种起农作物。

我喜欢去菜地散步。晨曦初起,满目葱茏,晨岚袅袅,宛如身在僻野。原本平阔的地,被挖得呈三十四度斜坡,南边有一深坑,适逢春夏雨水丰沛,大坑变成一口水波荡漾的池塘。生态何等神奇——转瞬,池塘四周近岸边,一丛丛香蒲郁郁葱葱起来了。站远瞭望,得了一份世外的寂静,极富野趣。

边边角角,俱种上了南瓜,无数绿藤,牵牵绊绊的,遍布黄花,触须长了眼睛似的四处探索。虫鸣喧嚷里,是丰饶的荒野情趣。凉风来来去去,鼻腔肺腑里被灌满各样蔬菜特有的清苦、甘甜气息。

有一片芝麻地,喇叭状白花,节节攀升。一排玉米队列一般站在地头,七八杆,一人高了,每一杆上都结一只玉米棒子。晨风徐徐,青绿色玉米须嫩而美丽,形容词一样纷纷绕绕……

走累了,我便蹲下欣赏这样一样活泛泛的农作物,宛如重回童年时光。

我们的童年有什么呢?无非明月清风,无非山川河流。幼童的我们想不起蹲下,仔细感知一番稻花有多么美,更不晓得欣赏茄花、豆角花、扁豆花美自何来。童稚的世界混沌一片,天地未

头?我心里就不服……可气晴雯倚靠他们这几个,都算在上等里去,仗着

老子娘的脸面,众人倒捧着他去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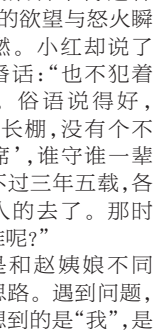
佳蕙这话是不是很耳熟,总会有人替你委屈,替你不值。赵姨娘去找芳官算账那回,夏婆子就跟她说:“你老想一想,这屋里除了太太,谁还大似你?你老自己撑不起来;但凡撑起来的,谁还怕你老人家?”佳蕙也许是真心替小红不平,但这话说来无益,主要还是作为小丫鬟对晴雯等人看不惯。

赵姨娘听不得这种话,一腔的欲望与怒火瞬间被点燃。小红却说了这么一番话:“也不犯着气他们。俗语说得好,‘千里搭长棚,没有个不散的筵席’,谁守谁一辈子呢?不过三年五载,各人干各人的去了。那时谁还管谁呢?”

这是和赵姨娘不同的解题思路。遇到问题,赵姨娘想到的是“我”,是当下,是旋涡中心,麻团最纠缠处;小红却能跳出来,站在高处,用未来的眼光看此刻,看出很多大可不必。

“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”,这是万事万物的规律,没必要和一时一地的人与事杀得难分难解。“不过三年五载,各人干各人的去了”,大家都是临时性的关系,不过是这一段的路人,没必要把对方太放在心上。

小红太清醒了,这种



这家老人也可爱,怕小偷不信,特地将用空的农药瓶子用棍子杵起,插在地里招摇,以示警告。

转眼,旭日冉冉。辞别老人,准备往池塘方向去,又遇一位大姐。她穿着一双满是泥巴的胶靴,急匆匆赶路。因一直买她的菜,我们早已熟悉,好奇询问她的菜地方位,她热情指给我看,这里种了山芋,那里是几畦毛豆,话落,从布袋里拿出一根肥嫩的丝瓜赠我,又拿出几只青茄,我没好意思再要。

拿着一根丝瓜,也不好意思再在菜地逡巡了,以免让人误会这是偷来的,只好回了家。

因为一根丝瓜的美意。从此,我专心购买这位大姐的蔬菜。她何等辛苦,种了巨大一片地。早晨,买了她的豆角、毛豆各一。毛豆不太饱满,倘再养一周就好了。她埋怨又有人偷了毛豆,必须提前全部砍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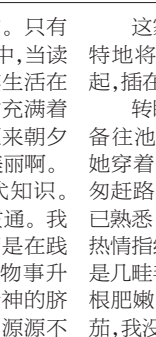
她说,你在超市买的丝瓜做出的汤是黑色的,我种的丝瓜是白的。汤。下回我再留一根丝瓜给你……

她种的芝麻苋,最可口,下锅即烂。白秆空心菜、黄瓜亦好。毛豆粉嫩,剥米清蒸,透鲜。豆角同猪前胛红烧,可吃童年滋味。

接下来的秋天,我建议她多栽些黄心乌、菠菜、茼蒿、茼蒿也要多种些。她一一应许。

以后倘有空,想必会去帮她锄地、浇水、除草。

我一向喜欢与泥土打交道。人与自然走得近,也是一种精神层面的松绑,如若回到童年,将自己重新养一遍。



将自已重新养一遍

钱红丽

绝的输血。

有一个早上,去菜地徜徉,遇见一位老者。他起得更早,来菜园也不为来摘什么菜,就闲闲看看自家心爱的畦豆角,顺手将一枝豆角藤牵到竹架上,像牵起孙辈小手,将触须绕两下,复拍拍手站定,再依次查看另外两三垄葳蕤的山芋地。末了,老人望见我,主动问候,我们像熟人一样攀谈起来。

无非是自己种的蔬菜吃起来放心,没有膨大剂、顺直剂,用的都是饼肥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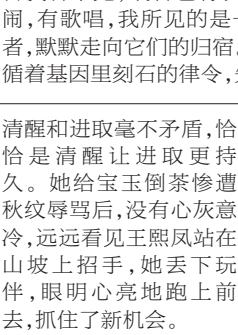
我真开心。老人没有将无所事事的我当成小偷。

常常买些他们的蔬菜。无一例外,他们总是抱怨、斥责、愤怒自家的菜总被人偷去。

有一块山芋地,六七垄。当中插了一块牌子,上头有字。因风雨侵蚀,字迹模糊难辨。问老人怎么回事,他言:这家种山芋就想到农历九月吃点山芋,大概别人老是偷摘山芋藤,才打了农药的。

霜降之后,很多事物走向自己的反面,很多流淌在身体河流里的糖分开始集合,就像奔跑后凝结的盐粒。被遗忘的山葡萄、山里红、野柿子,曾经的硬,涩,酸,软了,润了,甜了。在湾村的松林里,松毛糖挂霜了。

我和很多朋友谈起过松毛糖,他们都是一脸茫然。松毛糖是大地的馈赠。天气肃然之后,万山群壑里,阔叶木落叶萧萧。天越发远大,月越发分明。清风明月中,另一个世界的清晨打开了,一种草木灰般的小虫从鱼鳞般的松木皮中探身,缓缓爬向松针——在湾村,人们称之为“松毛”。月色无私,细微的影子也会认真绘制。每一粒虫子上都有一个摄像头跟进,都有自己的影子,都有自己纤毫毕现的六足,双触须,以及几不可见的双眼。它们的声音我听不见,或者也有谈笑,有打闹,有歌唱,我所见的是一群殉道者,默默走向它们的归宿。它们遵循着基因里刻石的律令,先到者爬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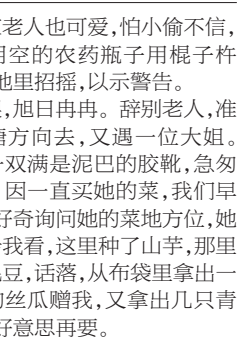
的奶奶”四五门子的话讲得一清二楚。她头脑清醒,早就洞悉了人间真相,挫折不会让她大脑宕机,总能抓住主线。

世间不乏野心家,更不乏失败的野心家,比如《红与黑》中的于连,《人生》里的高加林,他们同样想要升职加薪出人头地走上人生巅峰,也曾离成功咫尺之遥,却是功亏一篑。有社会因素,也有个人的,但他们有个共同点是,只知道朝前看,不知道往后看,只想沸腾,不懂得冷静,还没站稳脚跟,就直眉瞪眼往前冲,头破血流也就成了必然。

擅长成功不容易,擅长失败就更难,前者需要能力与机遇,后者需要的是对生命起伏的深刻理解,对人生无常的坦然接纳,是在追逐梦想的同时保持着对命运谦卑的智慧,成功的野心家都有这样一种沉郁。

比如曹操,既有“周公吐哺,天下归心”的人世雄心,也有“对酒当歌,人生几何”的出世悲凉。这两者并非割裂,恰恰共同构成了他完整而强大的精神世界——那“热”给了他席卷天下的动力,那“冷”则让他能在乱世纷争中看清生命的本质与事业的边界。

全情投入却不被吞



美存在于差异之中

(新西兰)夏洛·基诺

另一个难忘之处,是常德公寓底楼那家咖啡馆,这里曾是伟大作家张爱玲的寓所。我在某个夜晚散步时偶然发现了它。这个小小的,安静的空间成了我的避风港,许多个傍晚我都在这里写作。

作为一个身处上海的毛利人,我深深体会到不同文化之间的美妙联结。无论是毛利还是中华文化,我们都敬仰祖先,都非常关爱老人,因为我们深知是他们的知识和智慧支持着我们。看到中国老人被如此尊重、温柔以待,我深受触动。望着他们在社区中载歌载舞、怡然生活,我不禁为未曾谋面便已离世的祖父母哀婉。在这些老人身上,我看到了中国人真正的美:他们的人生充满着故事,灵魂承载世代记忆,他们被所有的人尊重和珍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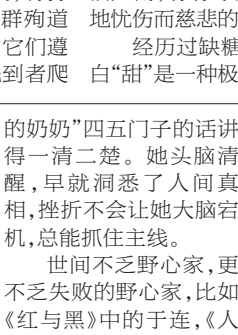
随着时间流逝,我逐渐明白我的到来并非偶然。这注定要书写的故事不仅关乎大地和语言,还有不同文化、不同代际和在可见与不可见间的关联。上海让我明白,在人生旅途中,我们从未真正地孤单;即使身处异国城市,祖先也与我们同行。

离别之际,我的心既充盈又忧伤。我在这个城市里找到了自我。我将以全新的视角回到奥特亚罗瓦,带着上海给予我的感悟:美存在于差异之中,疗愈源于好奇,而世界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紧密相连。

致敬上海的人们,致敬作家协会,致敬已成为我良师的这座城市——谢谢你们。我把我一部分的心留在这里。下次再见。Arohanui。(毛利语:满怀爱意的告别) (赵又淇译)

向那根松枝的最远端,后来者依次填补——由此我想,所有的甜都是秩序的产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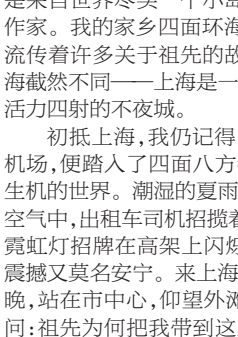
我在松针上没有见过虫噬咬的痕迹。每一根松针都光滑如拭,都似镀着金属,都泛着完美的光泽,它



松毛糖

董改正

们应该不是来采食的。我相信那一刻是静穆的,歌声落地,泉声消失,月光无声,万籁俱寂,甚至风也停止了呼吸。它们在吐蜜,糖浆状的液体,有点混浊,滚滚欲坠。寒凉小心地包裹了这一粒粒甜蜜,它们在凝结,成为糊状,终为固体,一朵朵,成



发现松毛糖的,我已经记不清了。常常是整枝折断,抱于怀中,箕踞而食,如猴,如猩猩,不雅却豪横。常常因为猴急而吃进去松针,苦涩而清香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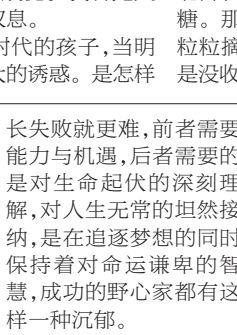
以我浅薄的经历,在所有自然生成的甜蜜中,松毛糖当摘桂冠。那一粒粒晶体,嚼之如冰糖而稍软,吮之如蜂蜜而更甜。嗑开,舌尖融化,糖液四溢,引津液而涌起,控咽喉而律动。顺喉而下,达肺腑,至百骸,那种朴素的满足,不足为后生道也。

采松毛糖多在放学后。我和邻居伙伴去山上挖枯死的树桩,用以冬日取暖。挖桩只是由头,更多的是抓鸟逐兔,采食野果。我们各据一树,现采现吃,直到苍然暮色,自远而至,才慌忙跳下,将一篮子金黄的松针聊以塞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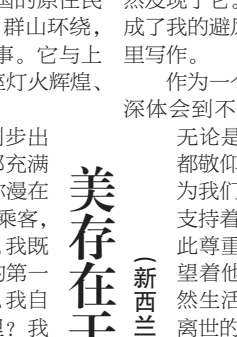
十多年后,邻居小伙伴供职东北师大,我给他寄过一袋子松毛糖。那是秋风里回乡,明月夜我一粒粒摘下来的。他没有回复,应该是没收到吧。

长失败就更难,前者需要能力与机遇,后者需要的是对生命起伏的深刻理解,对人生无常的坦然接纳,是在追逐梦想的同时保持着对命运谦卑的智慧,成功的野心家都有这样一种沉郁。

比如曹操,既有“周公吐哺,天下归心”的人世雄心,也有“对酒当歌,人生几何”的出世悲凉。这两者并非割裂,恰恰共同构成了他完整而强大的精神世界——那“热”给了他席卷天下的动力,那“冷”则让他能在乱世纷争中看清生命的本质与事业的边界。



全情投入却不被吞



十目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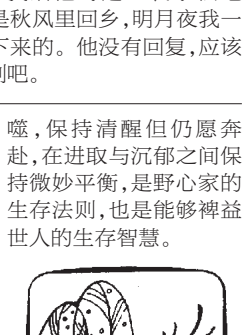
在上海的每个夜晚都宁静安详,我睡得格外深沉。

外国作家看上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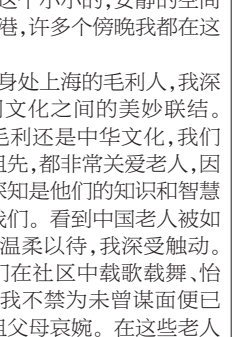
责编:吴南瑶

发现松毛糖的,我已经记不清了。常常是整枝折断,抱于怀中,箕踞而食,如猴,如猩猩,不雅却豪横。常常因为猴急而吃进去松针,苦涩而清香。

以我浅薄的经历,在所有自然生成的甜蜜中,松毛糖当摘桂冠。那一粒粒晶体,嚼之如冰糖而稍软,吮之如蜂蜜而更甜。嗑开,舌尖融化,糖液四溢,引津液而涌起,控咽喉而律动。顺喉而下,达肺腑,至百骸,那种朴素的满足,不足为后生道也。



全情投入却不被吞



全情投入却不被吞